

二十四史九通政典類要合編卷一百二十九

唐十一

戶口

盛衰戶口數
丁中 逃戶

唐貞觀戶不滿二百萬三年戶部奏中國人因塞外來歸及突厥前後降附開四夷爲州縣獲男女一百二十餘萬口十四年侯君集破高昌得三郡五縣二十二城戶八千四十六口萬七千三十一馬千三百匹永徽元年戶部尙書高履行奏去年進戶一十五萬高宗以天下進戶旣多謂無忌曰比來國家無事戶口稍多三二十年足堪殷實因問隋有幾戶今有幾戶履行奏隋大業中戶八百九十萬今戶三百八十萬永徽去大業未三十六年顯慶二年十月上幸許汝州問中書令杜正倫曰此開田地極寬百姓太少因又問隋有幾戶正倫奏大業所有八百餘萬戶末年離亂至武德有二百餘萬戶總章元年十月司空李勣破高麗國虜其王下城百七十戶六十九萬七千二百配江淮以南山南京西初自貞觀以後太宗勵精爲理至八年九年頻至豐稔米斗四五錢馬牛布野外戶動則數月不開至十五年米每斗值兩錢麟德二年米每斗折五文永淳元年京師大雨饑荒米每斗四百錢加以疾疫死者甚衆武太后季和朝太平公主武三思悖逆庶人恣情奢縱造閭極寺太平觀香山寺昭成寺遂使農功虛費府庫空竭矣睿宗景雲初又造金仙玉真二觀補闕辛替否上書極諫不從二年監察御史韓琬陳時政上疏曰臣竊聞永淳之初尹元貞任陝州雍縣令界內婦人修路御

史彈免之頃年婦人役修平道路蓋其常也調露之際劉憲任懷州河內縣尉父思立在京身亡選人有通索關者於時選司以名教所不容頃者以爲見議後人矣頃年國家和市所由以刻剝爲公雖以和市爲名而實抑奪其價殊不知民足官孰與不足矣往年兩京及天下州縣學生佐史里正坊正每一員闕先擬者輒十人頃年差人以充猶致亡逸往年選司從容安閑而以禮數見待頃年選司無復曩時接引但如仇敵佔道爾往年效官交替者必儲蓄什物以待之頃年替人必誼競爲隙互執省符紛然不已往年召募之徒人百其勇爭以自效頃年差黠勒道逃亡相繼若此者臣粗言之不可勝數卽知政令風化漸已弊也開元四年山東諸州大蝗紫微令姚崇奏言臣聞毛詩云秉彼蠡賊以付炎火又漢光武詔曰勉順時政勸督農桑去彼螟蟊以及蠹賊此並除蝗之義也及蝗旣解飛夜必投火臣請切敕所在夜中設火火邊掘大坑且焚且瘞除之可盡乃遣使分道驅除瘞埋朝臣多言不可元宗以問崇崇對曰常人執文不識通變凡事有違經合道而適權者魏時山東有蝗傷稼緣小恐不除遂使苗稼總盡人至相食後秦時有蝗禾稼及木草俱盡牛馬至相噉毛尾今山東蝗蟲所在充滿儻不救其收穫百姓未免流離事屬安危不可膠柱縱使除之不盡猶勝養以成災若驅逐不得臣在身官爵並請削除元宗許之黃門監盧懷慎謂崇曰蝗是天災豈可制以人事外議籍籍咸以爲殺蝗太多和氣有傷猶可停罷崇曰楚王吞蛭厥疾用廖叔敖斷蛇其福乃降趙宣子至賢也恨用其犬孔宣父將聖也不愛其羊皆志在安人思不失禮今旣救人殺蟲天

道固應助順若因此致禍崇請以身當之懷愼更不能答崇令埋瘞之累月方盡其後漸風熱八年天下戶口逃亡色役僞濫朝廷深以爲患九年正月監察御史宇文融陳便宜奏檢察僞濫兼逃戶及籍外賸田於是令融充使推句獲僞勳及諸色役甚眾特加朝散大夫再遷兵部員外兼侍御史融遂奏置勸農判官長安尉裴寬等二十九人並攝御史分往天下

慕容珣王冰張均宋希玉宋瑒徐錫裴寬岑希逸邊仲寂班景倩郭廷倩元將茂劉白正王巖于璘卿王忠異何千里韋治許溫喬夢松王誘徐楚璧梁勳盧拾庫狄履溫賈晉李登盛廩等皆知名士判官得人於此爲盛其後多至顯秩

所在檢責田疇招攜戶口其新附客戶則免其六年賦調但輕稅入官陽翟縣尉皇甫憬左拾遺楊相如並上疏盛陳煩擾不便寬等皆當時才彥使還得戶八十餘萬田亦稱是憬遂貶爲衢州盈川尉融拜御史中丞融又上言天下所檢責客戶除兩州計會歸本貫以外便令所在編附年限向滿須准居人更令所在優矜卽此輩微幸若徵課稅目暨未堪竊料天下諸州不可一例處置且請從寬鄉有贖田州作法竊計有贖田者減三四十州取其贖田通融支給其贖地者三分請取其一分以下其浮戶請任其親戚鄉里相就每十戶以上共作一坊每戶給五畝充宅並爲造一兩口室宇開巷陌立閭伍種桑棗築園蔬使緩急相助親隣不失丁別量給五十畝以上爲私田任其自營種率十丁於近坊更共給一頃以爲公田共令營種每丁一月役功三日計十丁一年共得三百六十日營公田一頃不營得之計平收一年不減百石便納隨近州縣除役功三十六日外更無租稅既是營田戶且免征行安堵有餘必不流散官司每丁納收十石其粟更不別支用每至不熟年斗別一十價然後支用

計一丁年還出兩丁以上亦與正課不殊則官收其役不爲矜縱人緩其稅又得安舒倉廩日殷人長爲便其狹鄉無贖地客多者雖此法未該准式許移窄就寬不必要須留住若寬鄉安置得所人皆悅慕則三兩年後皆可改圖棄地盡作公田狹鄉總移寬處倉儲既益水旱無憂矣至十三年封泰山米斗至十三文青齊穀斗至五文自後天下無貴物兩京米斗不至二十文麵三十二文絹一疋二百一十文東至宋汴西至岐州來路列店肆待客酒饌豐溢每店皆有驢賃客乘倏忽數十里謂之驛驢南詣荆襄北至太原范陽西至蜀川涼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遠適數千里不持寸刃二十年戶七百八十六萬一千二百三十六口四千五百四十三萬一千二百六十五天寶元年戶八百三十四萬八千三百九十五口四千五百三十一萬一千二百七十二自十三載以後安祿山爲范陽節度多有進奉蛇馬牲口不曠旬月郡縣供熟食酒肉草料楊國忠任用之後卽與蠻王閣羅鳳結讐徵關輔河南京兆人討之去者萬不一全連枷赴役郡縣供食於是當路店肆多藏閉以懼撓亂驢馬車牛悉被虜奪不酬其直數年閒因漸減耗十三載京城秋霖米價騰貴官出太倉米分爲十場出糶其所在川谷泛溢京城坊市墻宇崩壞向盡東京遷洛又溢隄壞飄損十九坊居人邑屋二十遺京城諸坊人家於門前作泥人長三尺左手指天右手指地十月方霽十四載管戶總八百九十一萬四千七百九十九應不課戶二百五十六萬五千五百一十一管口總五千二百九十一萬九千三百九十九不課口四千四百七十一萬九千八百八十八此國家之極盛也安後漢自建武初至桓帝永壽三年凡百三十年有戶千六十

用武帝建德六年平齊至隋文帝開皇九年滅陳凡十四年然後車書混一甲兵方息至大業二年此十八年有戶八百九十萬自武德初至天寶末凡百三十八年可以此崇漢室而人戶纔比於隋氏蓋有司不以經國馭遠爲意法令不行所在隱漏之甚也肅宗乾元三年見到帳百六十九州總戶八百九十三萬三千一百七十四不課戶總百一十七萬四千五百九十一萬九千五百八十八課戶二百三十七萬七千九百九十九自天寶十四年至乾元三年損戶總五百九十八萬二千五百八十四不課戶損二百二十九萬一千九百九十九課戶損三百五十九萬六千七百七十五損口總三十五萬九千三百三十三不課口損三千七百七十二萬三千三百一十一課口損五百二十一萬八千四百三十二戶至大曆中唯有百二十萬戶建中初命黜陟使往諸道按比戶口約都得上戶百八十餘萬客戶百三十餘萬通典食貨典

憲宗元和時戶二百四十七萬三千九百六十六年自制定兩稅以來刺史以戶口增損爲其殿最故有析戶以張虛數或分產以繫戶兼招引浮客用爲增益至於稅額一無所加徒使人心易搖土著者寡觀察使嚴加訪察必令詣實穆宗長慶時戶三百九十四萬四千五百九十五敬宗寶曆時戶三百九十七萬八千九百八十二文宗開成四年戶四百九十九萬六千七百五十二武宗會昌時戶四百九十五萬五千一百五十一元年正月制安土重遷黎民之性苟非艱窘豈至流亡將欲招接必在資產諸道頻遭災沴州縣不爲申奏百姓輸納不辦多有逃移長吏擅在官之時破失人戶或恐務免正稅減剋料錢祇於現在戶中分外攤配亦有破除逃戶桑地以充稅錢逃戶產業已無歸還不得見戶每年加配流亡轉多自令以後應州縣開成五年以前觀察使刺史差強明官就村鄉詣實檢會桑田屋宇等仍敕令長加檢校租佃與人勿令荒廢據所得與納戶內正稅有餘卽官爲收貯待歸還給付如欠少卽與收破至歸還日不須徵理自令以後一年不歸復者卽仰縣

司召人給付承佃仍給公憑任爲永業其逃戶錢草斛斗等計留使錢物合十分中三分已上者並仰於當州當使雜給用錢內方圓權落下不得尅正員官吏料錢及館驛使料遞乘作人課等錢仍任大戶歸還日漸復元額

續通志
食貨畧

按古今戶口之數三代以前姑勿論史所載西漢極盛之數爲孝平元始二年八戶千一百二

十三萬三千東漢極盛之時爲桓帝永壽二年戶千六十七萬七千九百六十

此通典所載之數據東漢書郡

國志計戶一千六百七萬九百六則多通典五百八十三萬有奇是又盛於前漢矣

三國鼎峙之時合其戶數不能滿百二十萬昔人以

爲纔及盛漢時南陽汝南兩郡之數蓋戰爭分裂戶口虛耗十不存一固宜其然晉太康時九

州攸同然不可謂非承平時矣而爲戶只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自是而南北分裂運祚短

促者固難稽據姑指其極盛者計之則宋文帝元嘉以後戶九十萬六千八百有奇魏孝文遷

洛之後只五百餘萬則混南北言之纔六百萬隋混一之後至大業二年戶八百九十萬七千

有奇唐天寶之初戶八百三十四萬八千有奇隋唐土地不殊兩漢而戶口極盛之時纔及其

三之二何也蓋兩漢時戶賦輕故當時郡國所上戶口版籍其數必實自魏晉以來戶口之賦

頓重則版籍容有隱漏不實固其勢也南北分裂之時版籍尤爲不明或稱僑寄或冒黥閭或

以三五十戶爲一戶苟避科役是以戶數彌少隋唐混一之後生齒寔日富休養生息莫如開

皇貞觀之間考覈之詳莫如天寶而戶數終不能大盛且天寶十四載所上戶總八百九十一

萬四千七百九而不課戶至有三百五十六萬五千五百夫不課者鰥寡廢疾奴婢及品官有
蔭者皆是也然天下戶口豈容鰥寡廢疾品官居其三分之一有奇乎是必有說矣然則以戶口
定賦非特不能均貧富而適以長姦僞矣又按漢元始時定墾田八百一十七萬五千三十六
頃計每戶合得田六十七畝百四十六步有奇隋開皇時墾田千九百四十萬四千二百六十
七頃計每戶合得田一頃有餘夫均此宇宙也田日加於前戶日削於舊何也蓋一定而不可易
者田也是以亂離之後容有荒蕪而頃畝猶在可損可益者戶也是以虛耗之餘並緣爲弊而
版籍難憑杜氏通典以爲自武德初至天寶末凡百三十八年可以比崇漢室而人戶幾比於
隋氏蓋有司不以經國馭遠爲意法令不行所在隱漏之甚其說是矣然不知庸調之征愈增
則戶口之數愈減乃魏晉以來之通病不特唐爲然也漢之時戶口之賦本輕至孝宣時又行
蠲減且令流徙者復其賦故膠東相王成遂僞上流民自占者八萬餘口以徹顯賞若如魏晉
以後之戶賦則一郡豈敢僞占八萬口以貽無窮之逋負乎

通考戶口考

右盛衰戶口數

唐制凡民始生爲黃四歲爲小十六爲中二十一爲丁六十爲老開元二十六年詔民三歲以下爲黃
十五以下爲小二十以下爲中又以民門戶高丁多者率與父母別籍異居以避征戍乃詔十丁以上
免二丁五丁以上免一丁侍丁孝者免徭役天寶三載更民十八以上爲中男二十三以上成丁五

載詔貧不能自濟者每鄉免二十丁租庸男子七十五以上婦人七十以上中男一人爲侍八十以上以令式從事廣德元年詔一戶二丁者免一丁凡畝稅二升男子二十五爲成丁五十五爲老以優民

唐書食貨志

按開元二十五年戶令云諸戶主皆以家長爲之戶內有課口者爲課戶無課口者爲不課戶諸視流內九品以上官及男年二十以上老男廢疾妻妾部曲客女奴婢皆爲不課戶無夫者爲寡妻妾餘准舊令諸年八十及篤疾給侍一人九十二人百歲五人皆盡子孫聽取先親皆先輕色無近親外取白丁者人取家內中男者並聽請以子孫繼絕應析戶者非年十八以上不得析卽所繼處有母在雖小亦聽析出諸戶欲析出口爲戶及首附口爲戶者非成丁皆不合析應分者不用此令諸戶計年將入丁老疾應徵免課役及給侍者皆縣令貌形狀以爲定簿一定以後不須更貌若有姦欺者聽隨事貌定以附於實

通考戶口考並見通典

右丁中

證聖元年鳳閣舍人李嶠上表曰臣聞黎庶之數戶口之衆而條貫不失按此可知者在於各有管統明其簿籍而已今天下流散非一或違背軍鎮或因緣逐糧苟免歲時偷避搖役此等浮衣寓食積歲淹年王役不供簿籍不挂或出入關防或往來山澤非直課調虛蠲關於恒賦亦自誘動愚俗堪爲禍患不可不深慮也或逃亡之戶或有檢察卽轉入他境還行自容所司雖具設科條頒其法

禁而相看爲例莫適僉承縱欲糾其僉違加之刑罰則百州千郡庸可盡科前既依違後仍積習檢獲者無賞停止者獲原浮逃不悛亦由於此今縱更搜檢委之州縣則還獲舊蹤卒於無益臣以爲宜令御史督察檢校設禁令以防之垂恩德以撫之施權衡以御之爲制限以一之然後逃亡可還浮寓可絕所謂禁令者使閭閻爲保遞相覺察前乖避皆許自新仍有不出輒聽相告每糾一人隨事加賞明爲科目使知勸沮所謂恩德者逃亡之徒久離桑梓糧儲空闕田野荒廢卽當賑其乏少助其修營雖有缺賦懸徭背軍離鎮亦皆舍而不問寬而勿征其應還家而貧乏不能致者乃給程糧使達本貫所謂權衡者逃人有絕家去鄉失離本業心樂所住情不願還聽於所在隸名卽編爲戶夫願小利者失大計存近務者喪遠圖今之議者或不達於變通以爲軍府之地戶不可移關輔之人實不可改而越關繼踵背府相尋是開其逃亡而禁其割隸也就令逃亡者多不能總計割隸猶當計其戶等量爲節文殷富者令還貧弱者令住檢責已定計料已明戶無失編人無廢業然後接前躡申舊章嚴爲防禁與人更始所謂限制者逃亡之人應自首者以符倒百日爲限限滿不出依法科罪遷之邊州如此則戶無所遺人無所匿矣開元八年宇文融請括籍外逃戶美田從之乾元三年敕逃亡戶不得輒徵親近及鄰保務從減省要在安存又敕應有逃戶田宅竝須官爲租賃取其價直以充課稅逃人歸復宜竝卻還所由亦不得稱負欠租賦別有追索廣德二年敕如有浮客願編附請射逃人物業者便准式據丁口給授如二年以上種植家業成者雖本主到不在卻還限

任則給授大厯元年制逃戶復業者給復二年如百姓先賣田宅盡者宜委本州縣取逃死戶田宅量丁口充給會昌元年正月制安土重遷黎民之性苟非難窘豈至流亡將欲招綏必在資產諸道頻遭災沴州縣不爲申奏百姓輸納不辦多有逃移長吏懼在官之時破失人戶或恐務免征稅減剋料錢祇於見在戶中分外攤配亦有破除逃戶桑地以充稅錢逃戶產業已無歸還不得見戶每年加配流亡轉多自今以後應州縣開成五年已前觀察使刺史差強明官就鄉村詣實檢會桑田屋宇等仍勒令長加檢校租佃與人勿令荒廢據所得與納戶內征稅有餘卽官爲收貯待歸還給付如欠少卽與收破至歸還日不須徵理自今以後二年不歸復者卽仰縣司召人給付承佃仍給公憑任爲永業其逃戶錢草斛斗等計留使錢物合十分中三分已上者並仰於當州當使雜給用錢內方圓權落下不得剋正員官吏料錢及館驛使料遞乘作人課等錢仍任大戶歸還日漸復元額大中二年正月制所在逃戶見在桑田屋宇等多是暫時東西便被鄰人與所由等計會推云代納稅錢悉將斫伐毀拆及願歸復多已蕩盡因致荒廢遂成閑田從今已後如有此色勒村老人與所由并鄰近等同檢勘分明分析作狀送縣入案任鄰人及無田產人且爲佃事與納稅如五年內不來復業者便任佃人爲主逃戶不在論理之限其屋宇桑田樹木等權佃人逃戶未歸五年內不得輒有毀除所伐如有違犯者據根口量情科責并科所由等不檢校之罪

通典戶口考

職役 職役 復除

唐令諸戶以百戶爲里五里爲鄉四家爲鄰三家爲保每里設正一人

若山谷險地遠人稀之處聽隨便量置

掌按比

戶口課植農桑檢察非違催驅賦役在邑居者爲坊別置正一人掌坊門管鑰督察姦非並免其課役

在田野者爲村別置村正一人其村滿百家增置一人掌同坊正其村居如滿十家者錄入大村不

須別置村正天下戶量其資產升降定爲九等三年一造戶籍凡三本一留縣一送州一送戶部常

留二比在州縣五比送省

儀鳳二年二月勅自今以後省黃籍及州縣籍也

諸里正縣司選勳官六品以下白丁清平強幹

者充其次爲坊正若當理無人聽於比鄰里簡用其村正取白丁充無人處里正等並通取十八以

上中男殘疾免充開元十八年勅天下戶等第未平升降須資比來富商大賈多與官吏往還遞相

憑囑求居下等自後如有囑請委御史彈奏廣德二年勅天下戶口委刺史縣令據見在實戶量貧

富等第科差不得依舊籍帳大中九年詔以州縣差役不均自今每縣據人貧富及役輕重作差科

簿送刺史檢署訖錄於令廳每有役事委令據簿輪差

通考戶口考

東萊呂氏曰賦役之制自禹貢始可見禹貢既定九州之田賦以九州之土地爲九州之土貢

說者以謂有九州之土貢然後以田賦之當供者市易所貢之物考之於經蓋自有證何者甸

服百里賦納總至於五百里米自五百里之外其餘四服米不運之京師必以所當輸者土貢

於天子以此知當時貢賦一事所以冀州在王畿甸服之內全不敘土貢正緣已輸粟米以此

相參考亦自有證蓋當時寓兵於農所謂貢賦不過郊廟賓客之奉都無養兵之費故取之於畿甸而足自大略而言之三代皆沿此制夏后氏五十而貢商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三代之賦略相當周官所載九畿之貢而已九州之貢所謂出者半或三之一或四之一或以半輸王府或以二之一輸王府或以四之一輸王府所謂土貢未必能當貢賦之半留之於諸侯之國以待王室之用皆是三代經常之法所謂粥成五服至於五千州十有二師說者以爲二千五百人爲師亦是一時權時之役所謂經常之役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豳詩所謂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皆是經常之役法如此用兵軍役寓之井賦乘馬之法無事則爲農有事則征役至漢有所謂材官踐更過更卒更三等之制當時有千戈之征及至魏晉有戶調之名凡有戶者出布帛有田者出租賦後魏亦謂之戶調在後魏以一夫一婦出帛一疋在北齊則有一牀半牀之制已娶者則一牀未娶者則半牀當時有戶調之名然役法尙存古制但至南北朝增三代之三日至於四十五日自漢至南北朝其賦役之法如此至唐高祖立租庸調之法承襲三代漢魏南北之制雖或重或輕要之規摹尙不失舊德宗時楊炎爲相以戶籍隱漏徵求煩多變而爲兩稅之法兩稅之法既立三代之制皆不復見然而兩稅在德宗一時之閒雖號爲整辦然取大厯中科徭最多以爲數雖曰自所稅之外並不取之於民其後如開架如借商如除陌取於民者不一楊炎所以爲千古之罪人大抵田制雖商鞅亂之於戰國而租稅猶有

歷代之典制惟兩稅之法立古制然後掃地安得復古田制不定縱得薄斂如漢文帝之復田租荀悅論豪民收民之資惟能惠有田之民不能惠無田之民田制不定雖欲復古其道無由兵制不復古民既出稅賦又出養兵之費上之人雖欲權減兵又不可不善兵制不定此意亦無由而成要之寓兵於農賦役方始定

通考田賦考

右職役

唐制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嫔麻以上親內命婦一品以上親郡王及五品以上祖父兄弟職事勳官三品以上有封者若縣男父子國子太學四門學生俊士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同籍者皆免課役凡主戶內有課口者爲課戶若老及廢疾篤疾寡妻妾部曲客女奴婢及親九品以上官不課四夷降戶附以寬鄉給復十年奴婢縱爲良人給復三年沒外蕃人一年還者給復三年二年者給復四年三年給復五年元宗初立求治蠲徭役者給蠲符以流外及九品京官爲蠲使歲再遣之

食貨志

建中元年制諸任官應免課役者皆待蠲符至然後注免符雖未至職告身灼然實者亦免其雜任被解應附者皆依本司解時日月據徵諸春季附者課役並徵夏季附者免課從役秋季附者俱免其詐冒隱避以免課役不限附之早晚皆徵當發年課役逃亡者附亦同之諸人居狹鄉樂遷就寬鄉者去本居千里外復三年五百里外復二年三百里外復一年一遷之後不復更移諸丁匠歲役

工二十日有閏之年加二日須留役者滿十五日免調二十日租調俱免

從日少者見役日折免

通正役並不

過五十日

正役謂二十日庸也

通典食貨典

右復除

權算

征商

鹽鐵

權酤

權茶

坑冶

雜征賦

唐武后長安二年鳳閣舍人崔融上議曰臣伏見有司稅關市事條不限工商但是行人盡稅者臣謹按周禮九賦其七曰關市之賦竊惟市縱繁雜關通未游欲令此徒止抑所以咸增賦稅夫關市之稅者唯歛出入之商賈不稅往來之行人何四海之廣九州之雜關必據險路市必憑要津若乃富商大賈豪宗惡少輕死重氣結黨連羣暗鳴則彎弓睚眦則挺劍小有失意且猶如此一旦變法定是相驚非唯流迭齊人亦自擾亂殊俗求利雖切爲害方深而有司上言不識大體徒欲益裕藏助軍國殊不知軍國益擾帑藏愈空且如天下諸津舟行所聚洪舸巨艦千軸萬艘交貨往還昧旦承日今若江津河口置鋪納稅則檢覆檢覆則遲留此津機過被鋪復止非爲國家稅錢更遭主司做賂何則關爲詰暴之所市爲聚人之地稅市則人散稅關則暴興暴興則起異圖人散則懷不軌況澆風久扇變法爲難徒欲禁末游規小利豈知失元默亂大倫乎古人有言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農夫藏於庾商賈藏於篋惟陛下詳之必若師興有費國儲多窘卽請倍算商客加斂平人如此則國保富強人免憂懼天下幸甚德宗時趙贊請諸道津會置吏閱商賈錢每緡稅二十竹

木茶稅十之一以贍常平本錢帝納其策屬軍用迫蹙亦隨而耗竭不能備常平之積太和七年御史臺奏太和三年赦文天下除兩稅外不得妄有科配其擅加雜權率一切宜停令御史臺嚴加察訪者臣伏以方今天下無事聖政日躋務去煩苛與民休息臣昨因嶺南道擅置竹練場稅法至重害人頗深博訪諸道委知自太和三年準赦文兩稅外停廢等事旬月之內或以督察不嚴或以長吏更改依前卻置重困齊人伏望今後自太和三年準赦文所停兩稅外科配雜權等率復卻置者仰勅到後十日內具卻置事申聞奏仍申報臺司每有出使郎官御史令嚴加察訪苟有此色本判官重加懲責長吏奏聽進止旨依開成二年十二月武靈軍節度使薛元賞奏泗口稅場應是經通及冠商客金銀羊馬斛斗見錢茶鹽錢絹等一物已上並稅今商量其雜稅物請停絕勅旨准泗通津向來京國自有率稅頗聞懇諭今依元賞所奏並停其所置官司所由悉罷所有泗口稅額準徐泗觀察使今年前後兩度奏狀內暨其得錢一萬八千五百五十五貫文內十驛一萬一千三百貫文委戶部每年以實錢逐近支付泗宿二州以度支上供錢賜充本軍用其他未贍委在才臣其息怨咨以奉行旅通考征權考

右征商

開元元年河中尹姜師度以安邑鹽池漸涸師度開拓疏決水道置爲鹽屯公私大收其利其年十二月左拾遺劉彤上表曰臣聞漢孝武爲政廩馬三十萬後宮數萬人外討戎夷內興官室殫費之

甚實百當今而古費多而貨有餘今用少而財不足何也豈非古取山澤而今取貧民哉取山澤則
公利厚而人歸於農取貧民則公利薄而人去其業故先王作法也山海有官虞衡有職輕重有術
禁發有時一則專農二則饒國濟人盛事也臣實爲今疑之夫煮海爲鹽採山鑄錢伐木爲室農餘
之單寒而無衣飢而無食傭貧自資者窮苦之流也若能以山海厚利資農之餘人厚歛重徭免窮
苦之子所謂損有餘而益不足帝王之道可不謂然乎臣願陛下詔鹽鐵本等官收典利貿遷於人
則不及數年府有餘儲矣然後下寬貸之令蠲窮獨之徭可以惠羣生可以柔荒服雖戎狄猾下堯
湯水旱無足虞也奉天適變惟在陛下行之上令宰臣議其可否咸以鹽鐵之利甚益國用遂令將
作大匠美師度戶部侍郎強循俱攝御史中丞與諸道按察使檢責海內鹽鐵之課比令使人勾當
除此外更無別求在外不細委知如聞稱有侵刻宜令本州刺史上佐一人檢校依令式收稅如有
落帳欺沒仍委按察使糾覺奏聞元和十二年鹽鐵使程異奏應諸州府先請置公鹽店收稅伏準
今年正月一日敕文其諸州府因用兵已來或慮有權置職名及擅加科配事非常制一切禁斷者
伏以權稅茶鹽本資財賦贍濟軍鎮蓋是從權昨兵罷自合便停事久實爲重歛其諸道先所置店
及收諸色錢物等雖非擅加且異常制伏請準敕文勒停從之十四年鄭青充三州各置權鹽院長
慶元年勅河朔初平人希德澤且務寬聚使之獲安其河北權鹽法且權停仍令度支與鎮冀魏博
等道節度審察商量如能約計課利錢數分付權鹽院亦任穩便自天寶末兵興以來河北鹽法獨

廢而已暨元和中皇甫鎔奏置稅鹽院同江淮兩池權利人苦犯禁戎鎮亦頻上訴故有是命其月
鹽鐵使王播奏揚州白沙兩處納榷場請依舊爲院又奏諸道鹽院糴鹽付商人請每斗加五十通
舊二百文價諸處煎鹽停場置小鋪糴鹽每斗加二十文通舊一百九十文價又奏應管煎鹽戶及
鹽商并諸鹽院停場官吏所由等前後制勅除兩稅外不許差役追擾今請更有違越者縣令刺史
貶黜罰俸從之二年詔曰兵革初寧亦資權筦閭閻重困則可蠲除如聞淄青鄆三道往來糴鹽價
錢近取七十萬貫軍資給費優贍有餘自鹽鐵使收管已來軍府頓絕其利遂使經行陣者有停糧
之怨服隴畝者有加稅之嗟犯鹽禁者困鞭撻之刑理生業者多蠶醬之具雖縣官受利而郡府益
空俾人獲安寧我因節用其鹽鐵先於淄青兗鄆等道管內置小鋪糴鹽巡院納榷起今年五月一
日已後一切並停仍各委本道約校比來節度使自收管兗軍府逐急用度及均減管內貧下百姓
兩稅錢數至年終各具糴鹽所得錢并均減兩稅奏聞太和三年勅安邑解縣兩池榷課以實錢一
百萬貫爲定額至大中二年勅但取匹段精好不必計舊額錢數及大中年度支奏納權利一百二
十一萬五千餘貫

舊唐書
食貨志

唐有鹽池十八井六百四十皆隸度支蒲州安邑解縣有池五總曰兩池歲得鹽萬斛以供京師鹽
州五原有烏池白池瓦池細項池靈州有溫泉池兩井池長尾池五泉池紅桃池同樂池宏靜池會
州有河池三州皆輸米以代鹽安北都護府有胡落池歲得鹽萬四千斛以給振武天德默州有井